

郭璞、大衛和露絲—— 貓熊故事三部曲

談起貓熊，不能不談到三個人，他們是：首次記述貓熊的郭璞、發現貓熊的法國神父大衛、將貓熊活著帶回西方的美國女子露絲。

張之傑

兩三年前，中國大陸贈送兩隻貓熊給台灣的新聞曾經喧騰一時。當時好幾家出版社趁熱推出貓熊書，如何出版社的《貓熊的優閒時光》就是由在下撰寫推薦序的。時隔兩年多，隨著政黨輪替，貓熊來台的事重新成為話題，《科學月刊》林總編來函，要我「大筆一揮」，就應命寫篇雜文吧。

有關貓熊的分布、形態、習性、保育等常識，「維基百科」或「百度百科」敘述甚詳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閱。讓我們省下篇幅多談點歷史掌故。二十多年前史學家費海璣曾對我說，他只和古人打交道，為的是今人比鬼還鬼！近十幾年筆者也是如此。

郭璞與貓熊

話題回到貓熊。既然貓熊是中國的國寶，那麼古人知道這種動物嗎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。成書於先秦、編定於西漢的《爾雅》，是中國最古老的辭典，遍

查該書「釋獸」篇，看不出任何貓熊的跡象。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也是如此。到了東晉，郭璞的《爾雅注》就有些苗頭。

《爾雅 釋獸》對「獬」字的解釋只有「白豹」兩個字。郭璞注：「獬似熊，小頭，庠腳，黑白駁，舔食銅鐵及竹骨。」除了「小頭」和「舔食銅鐵」，都和貓熊吻合。這是古書中最接近貓熊的記載。此外，郭璞注



郭璞《爾雅注》釋獬。東晉的郭璞，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記述貓熊的學者。

《山海經 西山經》「猛豹」：「猛豹似熊而小，毛淺，有光澤，能食蛇，食銅鐵，出蜀中。」從這兩則注釋來看，郭璞可能耳聞過貓熊這種動物（當然了，郭璞也可能將貓熊和 tapir（獬）混為一談），並把牠比附為《爾雅 釋獸》的獬。

然而，動物的字義往往隨著時代發生衍變，獬也是如此。中唐的白居易寫過一篇《獬屏贊》，序文說：「獬者，象鼻犀目，牛尾虎足，生於南方山谷中。」顯然與貓熊無關。「象鼻犀目」，倒和 tapir 吻合。先秦青銅器中，的確有 tapir 造型的器物，可見中原曾有 Malayan tapir（馬來獬）分布。這或許是明治初年，日本學者將 tapir 譯為獬的依據吧。

從郭璞《爾雅注》以降，再也找不到關於貓熊的記載，這可能和貓熊的棲地逐漸退縮到西南邊區有關。西南的開發本來就晚，漢人進入藏（族）區貓熊產

地更晚，即使是明清著作，我們也找不到確切的貓熊資料。再說，中國沒有以求知為目的的生物學，知識份子不知有貓熊，一點兒也不令人意外。

譚微道來華

英法聯軍之後，西方人可以隨意到中國經商、傳教、設置領事館，當時的中國還是生物調查的處女地，一些具有生物學背景的外交官、傳教士，甚至商人，就在中華大地上大展手腳，其中成就最高的，就是貓熊的發現者

法國神父大衛（Jean Pierre Armand David, 1826~1900）。

大衛神父生於法國西南部庇裡牛斯山的巴斯克地區。其父是位對博物甚有興致的醫生，受到父親的影響，大衛從小就喜歡動植物。大衛少小進入遣使會的修院，進鐸為神父（1848）前已開始研究自然科學。當時「自然神學」盛行，不少神職人員希望借助研究自然科學證實上帝的存在及偉大。1850年，大衛奉派到義大利擔任教會學校博物教師；1862年，遣使會派遣大衛到中國傳教，展開他不平凡的一生。

大衛來華之前，到巴黎法蘭西學院拜會著名漢學家儒蓮（Stanislas Julien），儒蓮勉勵他為法國學術界多做貢獻，並介紹他和動物學家愛德華（A. Milne-Edwards）、植物學家布朗夏爾



七個月大的貓熊寶寶，Sheila Lau 攝於臥龍保護區。

（É. Blanchard）等相識。大衛受寵若驚，答應接受委託，為這些著名博物學家採集標本。當時對中國動植物的調查英國人領先，法蘭西學院的學者們希望大衛能夠有所表現。

大衛先到北京，他取了個中國名譚微道（一作譚衛道），人稱譚神父（以下行文稱譚神父）。譚神父很快地發現，中國人在倫常中安身立命，不容易接受基督教，於是將大部分精力用在博物調查上。1862年夏（到中國不久），某日他溜達到北京皇家獵場南苑（南海子），隔牆向苑內張望，隱約看到一種從沒見過的鹿（四不像鹿）！1866年3月，他買通官員，弄到兩張鹿皮及鹿角、鹿骨，這些標本送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館（時愛德華任館長），鑑定

為鹿科中的新屬、新種，在學術界引起不小的轟動。

大衛在中國約十年（1862~1874，1870~1872年回法國約一年半），他先在北京和承德等地採集，獲得大量標本，受到愛德華、布朗夏爾等學者激賞。其後從1866年起，大衛做過三次旅行採集，分別為內蒙、華西和華北、華南，限於篇幅，本文單表第二次採集，貓熊就是這次旅行發現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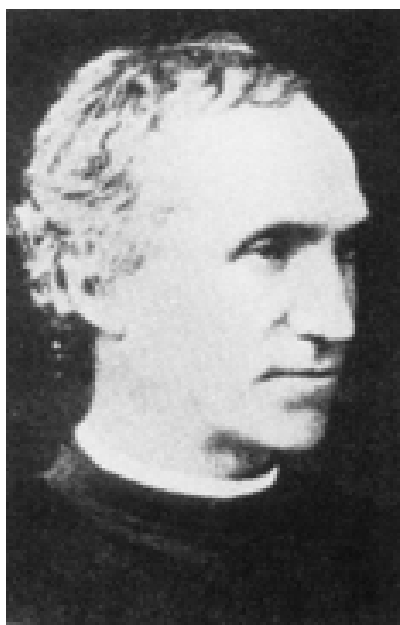
譚神父和貓熊

譚神父到華西採集是愛德華建議的。他先到天津，搭輪船至上海，一位法國珠寶商告訴他，成都西南方的穆坪地區（今雅安市、寶興縣）動植物種類豐富，有位法國傳教士在那裡傳教，曾經將一些珍稀標本託交領事人員

帶回歐洲。譚神父溯江而上，來到重慶，住在外方會的教堂，談起穆坪，住堂神父告訴他，該會在穆坪地區的鄧池溝設有教堂，附近的動植物的確豐富。

譚神父決定前往穆坪。1869年元月上旬來到成都，2月下旬出發，經過八天跋涉，翻越3000多公尺的邛崃山，終於來到目的地——穆坪的鄧池溝。穆坪地處四川盆地西北緣向青藏高原過渡的地帶，這裡山高谷深，林木蒼鬱，終年潮濕多雨，雲鎖霧繞。谷底是亞熱帶叢林，中海拔地帶是闊葉溫帶林，高海拔地區是以針葉林為主的高寒地帶和高山草原。生活其間的動物，也隨著植物群落作垂直變化。

穆坪地處邊陲，加上漢藏雜處，官府鞭長莫及，早在19世紀初，就有傳教士來此傳教。在



譚微道像。取自 Er-mi Zhao 和 K. Adler 所著 *Herpetology of China* (1993)。

住堂神父的大力協助下，採集隨即展開，到1869年11月，譚神父在此發現的動植物難以計數，包括活化石植物珙桐，及珍稀動物貓熊、金絲猴等。他從熱衷哺乳類、鳥類，到後來研究植物和昆蟲，這座生物寶庫帶給他一次又一次的驚喜。

其中最讓譚神父驚喜的，應該就是貓熊了。譚神父第一次發現貓熊，是1869年3月11日，《大衛神父日記》對此記述甚詳。那天，他在一位李姓獵人教徒家，看到一張「從來沒見過的黑白獸皮」，李姓獵人說是黑白熊（當地漢人一般稱為白熊或花熊），他覺得這是「一種非常奇特的動物。」李姓獵人笑他少見多怪，「如果你需要，你也會得到這種動物的，我們明天一早就去獵取。」譚神父聽了非常高興，當晚，他在日記中寫道：「找到這種動物，一定是科學上的一個重大發現。」

3月23日，李姓獵人果然帶回一隻幼體黑白熊。本來是活著的，獵人們為了便於攜帶，把牠弄死了。到了4月1日，譚神父雇用的獵人又帶回一隻成年黑白熊，「它的毛色同我已經得到的那只幼體完全相同。這種動物的頭很大，嘴短圓，不像熊嘴那麼尖長。」5月4日，獲得一隻活體，他親自指揮工匠們在天主教堂內為黑白熊做了個大木籠，關

在裡面飼養、觀察，記錄其生活習性。他根據黑白熊的體毛、腳底有毛等特徵，認為是熊科、熊屬的一個新種，暫擬其學名為 *Ursus melanoleuca*（黑白熊）。

譚神父正滿懷希望要將黑白熊送回法國，可惜啟程前就死了，只好剝下皮來製成標本，並寫下研究報告，寄交愛德華。經過愛德華鑑定，認為是新屬、新種，並認為與小貓熊 *Ailurus fulgens* (F Cuvier, 1825) 有親緣關係（而與熊無關），因而學名取為 *Ailuropoda melanoleuca* (David, 1869)。

至於英文名，在沒發現貓熊之前，小貓熊稱為 panda。小貓熊產在尼泊爾及中國西南山區（西南一帶漢人稱為九節狼），喜歡吃箭竹葉，也吃果實、昆蟲等。panda 源自尼泊爾語，意為「食竹者」。貓熊發現後，小貓熊「降格」為 lesser panda，而貓熊就成為 panda 或 giant panda。

露絲的故事

發現貓熊的消息傳出後，西方的生物學家和喜歡狩獵的貴胄公子（包括小羅斯福總統的兩位公子），紛紛前往四川尋找貓熊，不知有多少隻被獵殺後製成標本，送到博物館或私人陳列室。然而，他們就是沒辦法將貓熊活著送回國內——這種吃竹子的動物實在太嬌貴了！



1930年代初，亞洲文會上海自然博物館展出楊氏兄弟所致贈的貓熊標本，圖為標本製作者英國博物學家 A. C. Sowerby 所繪製的大、小貓熊生境圖。

西元1934年9月，美國探險家哈克內斯（Bill Harkness）接受紐約動物學會委託，告別相戀十年、成婚才兩週的妻子露絲（Ruth Elizabeth Harkness, 1900~1947），前往中國，希望帶著一隻活的貓熊回去。可惜天不從人願，1936年2月哈內克斯因喉癌死在上海。

露絲是位時裝設計師、紐約社交界名媛，得知夫君的死訊，決心為其完成心願。1936年4月17日露絲離開美國，輾轉到了上海，露絲尋找貓熊的新聞傳播

開來，不少在華西方人士主動和她聯繫，但露絲屬意一對美籍華人兄弟，讓那些西方人士很不是滋味。

這對美籍華人兄弟，哥哥叫做楊傑克（本名楊帝澤），當時25歲，曾經帶領羅斯福兄弟在成都西南的山中射殺貓熊（1929），還曾經陪同美國探險隊登上貢嘎山。弟弟楊昆廷（本名楊帝霖），當時23歲，擅長狩獵，曾經跟隨哥哥和嫂子蘇琳（本名陳瑞苓）深入藏族地區，他身高近六呎，英俊挺拔，給露

絲留下深刻印象。

楊帝澤將陪同哈佛學生攀登喜馬拉雅山的南達德維峰，於是由楊昆廷獨自擔任露絲的嚮導。露絲和楊昆廷簽約後，進入採買階段，露絲心想，如果捕到貓熊，離開產竹子的地區，要用什麼餵牠？一天夜深人靜，她忽然若有所思，要是捕到一隻貓熊寶寶，問題豈不就解決了。她立即起床，在檯燈下寫著：「奶瓶、奶嘴和奶粉。」後來她說，在她一生中「這是一份最具靈感的購物清單。」

西元1936年9月27日，露絲和楊昆廷搭乘江輪「黃埔號」溯江而上，至宜昌換乘小江輪穿越三峽，10月11日抵達重慶，再經由陸路，約10月15日抵達成都。他們在成都雇用16名搬運工和一位廚師，這時才發現，楊帝澤建議的探險路線通往成都西南的古道，已不許私人車輛通行，於是改向成都西北方進發，兩年前以塞奇（D. Sage）為首的華盛頓博物館探險隊，曾在那裡獵獲三隻貓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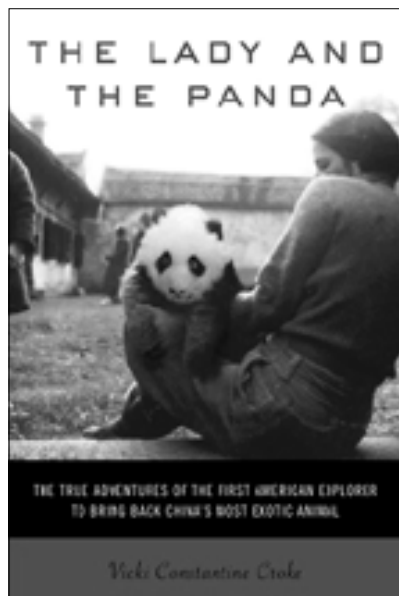
一行人10月20日起程，經過灌縣來到汶川，接著他們在大山中尋尋覓覓，11月9日，正在現今臥龍保護區附近的密林中艱苦跋涉，突然從一棵雲杉枯樹洞裡傳來嬰兒般的啼聲，楊昆廷探臂從枯樹洞裡抓出一隻約3磅重毛茸茸的貓熊寶寶！當無助的小

傢伙抓撓著露絲的胸部，他們意識到必須趕快下山，費了五個多小時後跑回營地，事先準備的奶瓶和奶粉果然派上用場了。

淑女與貓熊

露絲以楊昆廷嫂子的名子，為貓熊寶寶取名蘇琳，又在楊昆廷陪伴下再次進入深山，將亡夫的骨灰埋在一棵杜鵑花下。11月16日晨，露絲與昆廷分手，經灌縣前往成都。11月17日晨，露絲抱著蘇琳從成都飛往上海，儘管她一直保持低調，但飛機還沒著陸，美聯社已向全世界發布新聞：

11月17日中國四川成都電：一位出生於紐約的美國女探險家威廉 H. 小哈克內斯夫人，今天從川藏邊界攜帶一隻活貓熊抵達上海。據信，這是亞洲這一地區捕獲的第一隻活貓



女作家 Vicki 根據露絲原著及書信等資料，著成 *The Lady and the Panda*。

熊。一位中國探險家陪伴著哈克內斯夫人，在川藏邊界進行了這次艱險的旅行。

回到上海，露絲和蘇琳都成為明星，後來露絲寫道：「從未有過任何動物像蘇琳那樣，在上海享有如此的盛名。」中國有關方面也注意到了，如果讓露絲將貓熊帶走豈不有失國格，特別是中央研究院，更持反對態度。

11月27日，露絲登輪前被海關人員扣留，因而新聞炒得更大，《紐約時報》幾乎天天報導，露絲受困一週後，在政府高層的施壓下，海關只得放行。12月2日露絲拎著一個柳條提籃登上「麥金利總統號」，報關單上寫著「狗一隻，價值美金 20 元。」

西元 1936 年 12 月 18 日，露絲抱著蘇琳抵達美國舊金山，這是第一隻活著到達國外的貓熊！露絲和蘇琳所到之處，無不受到熱烈歡迎，但紐約動物學會所屬的布朗克斯動物園因露絲索價 2 萬美元，推說蘇琳患有佝僂病而



露絲與貓熊寶寶蘇琳，可能攝於被海關查扣時，圖中可見柳條編的提籃和奶瓶（最右側）。

不肯收留。露絲知道自己無力撫養越來越大的蘇琳，就暫借給芝加哥的布魯克菲爾德動物園，後來以 8750 美元成交。蘇琳約一年半後去世，並未長大成年。

西元 1938 年，露絲將她的經歷寫成 *The Lady and the Panda, an Adventure*；2005 年，女作家 Vicki Constantine Croke 根據露絲原著及書信等資料，著成 *The Lady and the Panda: The True Adventures of the First American Explorer to Bring Back China's Most Exotic Animal*；後者已有中譯本（《淑女與熊貓》，苗華建譯，新星出版社（中國大陸），2007 年），信達雅兼備，值得一讀再讀。

餘話 宋美齡的貓熊外交

抗戰時期，西南偏遠地區不再像從前那麼神秘。1941 年，負責戰時中國難民救濟工作的宋美齡、宋藹齡姊妹，為了感謝美國救濟中國難民聯合委員會，決

定贈送一件珍貴且為中國所獨有的禮物。正當苦苦思索的時候，從廣播中得悉美國唯一的那隻貓熊（1938 年華西協和大學贈送，養在紐約布朗克斯動物園，取名

潘度拉)死了，美國人為之悲痛不已，於是決定贈送一隻給美國。宋氏姊妹一面通過外交途徑與美方聯繫，一面將獵捕的任務交給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(D. C. Graham)牧師。葛維漢是美國人，著名考古、人類學家，1911年就到四川傳教，是位四川通。葛維漢率領20名西康獵戶，費盡心力，終於捕獲一隻。

美國得知中國贈送一頭貓熊的消息，於1941年10月派遣代表蒂文專程來華接收。10月30日，蒂文飛抵成都，這時已備有一雄一雌(取名潘弟、潘達)，決定一併運往美國，希望能在動物園中繁殖。11月6日，蒂文護送兩隻貓熊由成都飛抵重慶。11月9日凌晨4時3刻，蔣夫人向在紐約時代廣場舉行的致贈儀式發表廣播演說，她說：

透過援助中國聯合會，你們我們的美國朋友，正在減輕我國人民苦難，並裹起我國人民無辜受的創傷。為了略表謝意，我們願意把這對有趣的、黑白毛皮的貓熊贈給美國。我們希望這對貓熊的聰敏可愛，能給美國兒童帶來喜悅，能與美國人民的友誼給我們中國人民帶來的喜悅同樣大。

11月14日，蒂文攜帶一對貓熊飛離陪都重慶，當晚抵達香港。兩天後離港飛往馬尼拉，然



臥龍保護區的成年貓熊。臥龍保護區位於四川汶川，是最大的貓熊保育中心。

後搭乘輪船於11月30日抵達紐約。這是史上首次「貓熊外交」，見「重慶檔案信息網」及楊帝澤著《飲水思源》。

大約贈送貓熊活動稍後，相關單位在重慶舉辦動物標本展覽。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，社會大眾才知道自己國家有這種珍稀、可愛的動物，這是宋氏姊妹貓熊外交的意外收穫。1941年底來華助戰的飛虎隊，第二中隊取名貓熊中隊，也可能和這次貓熊外交有關。

已故雜文大家「老蓋仙」夏元瑜先生曾告訴筆者，戰前他在北師大生物系讀書時，熊貓原稱貓熊，後來不知怎麼以訛傳訛，竟然成為熊貓。按照中文的習慣，形容詞置前、名詞置後，「貓」是形容詞，用以形容「熊」，意為貓狀的熊。他曾為

文糾正此事，台灣現今普遍改稱貓熊(大陸仍稱熊貓)，夏老先生的呼籲功不可沒。

貓熊到底是怎麼變成熊貓的？據說1941年在重慶辦的那次展覽，為了遷就學名，標本牌自左往右寫(當時橫書都是自右往左)，記者不察，把橫書的「貓熊」看成了「熊貓」，於是人們積非成是，「熊」竟變成「貓」了！🐼

誌謝：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羅桂環先生惠贈其巨著《近代西方識華生物史》(山東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)，為本文譚神父部分主要參考書；羅先生又提供珍貴圖片兩幀，於此一併致謝。

張之傑：業餘科學史研究者